

雅典娜思想译丛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李小兵 译

● 审美
之维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审美之维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李小兵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之维/(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

(雅典娜思想译丛)

书名原文:The Aesthetic Dimension

ISBN 7-5633-3307-X

I.审… II.①赫…②李… III.美学思想

IV.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35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电子信箱: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8.125 字数:196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18.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 序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 ~ 1979)是当代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他的美学著述是他晚年思想的核心。如果说尼采的美学思想是提倡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的广义的美学,那么,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则是寻求人的现实解放的广义政治学。在《审美之维》中,马尔库塞鲜明地指出:“从一开始,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就是我这本著述的前提。”与学院派的成体系的美学专著不同,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完全融合在他对资本主义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理论中。美学始终是与人的解放学说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的美学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他的思想影响的扩大,其美学思想愈发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并不打算系统、全面地评述马尔库塞的整个哲学—社会批评理论及美学思想,只想就他的美学所涉及的几个关键问题,结合本书译介的文章,粗略地作出一些提示和分析。

(一)生平和著述

马尔库塞生于柏林一个有教养的犹太家庭。早年在哲学、历史方面,受过典型的德国文化熏陶。他曾在柏林和弗莱堡两地学哲学。一段时间,曾受业于当时著名的哲学泰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由于对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生兴趣,马尔库塞在1933年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之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

心人物。希特勒上台后,他经巴黎、日内瓦到美国。战后,他未与同学派中坚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一道返回德国重建研究所,而是留在美国,成为这个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皆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典型的见证人。因此,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对政治和社会斗争的态度,都比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激进。六七十年代他曾一度成为浪潮汹涌的新左派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主要发言人。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马尔库塞的理论与实践才广为人知的。正如麦克莱伦所说:“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著名的,也是研究所成员中惟一没有放弃他的早期革命观点的人。”^①

马尔库塞是一位多产的著述家。据初步统计,从1922年他作为博士学位提交的第一篇论文《德国艺术小说》,到1979年在逝世前出版的《无产阶级的物化》,其中共出版论著、论集、论文、谈话录近百种之多。摘其影响较大的有:《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1928),《辩证法的课题》(1930),《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1932),《关于历史唯物论基础的新材料》(英译:《历史唯物论的基础》)(1932),《理性与革命》(1940),《爱欲与文明》(1955),《单维人》(1964),《论解放》(1969),《阻碍革命与反抗》(1971),《审美之维》(1978)。^②

马尔库塞的生平和著述给人的鲜明印象是:始终站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斗争的最前列,始终把对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的批判结合起来。离开他生平所经历的社会事件,尤其是离开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就不能理解马尔库塞的哲学—美学思想。

①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3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② 《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又译作《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单维人》,又译作《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阻碍革命与反抗》,又译作《反革命和造反》。——编注

(二)思想的演化

马尔库塞美学思想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美学著述,基本上构成了他晚期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60年代之后的著述,基本上是以美学—艺术问题为中心的。因此,欲了解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马尔库塞思想的演变。

一般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循环。这个循环是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的: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实践—理论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为哲学—批判理论—美学的形式。

在马尔库塞思想的形成期,海德格尔的影响非常大。马尔库塞晚年在一次谈话中说道:当时,“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我们曾经在胡塞尔那里发现的东西:即一种新的开端,一种新的愿望,以便把哲学置之于真正具体的基础——让哲学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条件,而不是那些纯属抽象的观念和原则。”^① 有一位论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操心’范畴,是马尔库塞思想贯穿始终的核心课题。”^② 一般说来,虽然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后,马尔库塞的思路有所转变,但就其哲学思想的基调和肇始而言,实为1927年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在弗莱堡受业于海德格尔的结果。

当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也给马尔库塞提供了

① 转引自《想像中的见证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3页,麦克米兰出版社分支,自由出版社,1980年。

② 《马尔库塞与自由》,英文版,61页,1985年。

一个框架,使他得以用唯物主义的词汇,去描述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的本体境况的分析。在此后,马尔塞库不是一般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境况,而是像卢卡奇那样,着重考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但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具体分析中,马尔库塞与卢卡奇看法就不一致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重点由对行动理论的注重转为对实存的注重,由抽象的阶级意识转为具体的个体生存。马尔库塞认为卢卡奇辩证法的弱点正在于把“正确的阶级意识”看作是革命的前导,这实质上是抽象的东西,没有深入到海德格尔论述的人的存在之“历史性”维度^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激进潜能以及反社会的功能,正是存在于个体的思想、语言、经历这些具体的历史性中。所以,卢卡奇的革命理论就纯属一种抽象、一种理论。相反,马尔库塞认为革命的主体不能出自对阶级的理论推论,而应出自对活生生的个体实存境况的分析。这一点,在马尔库塞整个思想发展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哲学运思的意义,虽然不能靠个别个人去完成,但它的完满,只能经由每一个个别个人;因而,以每个个别个人的实存作为它的基础。在每个个别个人的实存中,哲学的具体性,决不能委托给一个抽象的主体即“单一”的东西,因为,这就意味着把决定性的责任委托给某种专断的普遍性。^②

正是由“面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以及海德格尔对人的实存的关注,马尔库塞早期思想表现出一种重建具体哲学的趋向。这种具体哲学或曰马尔库塞早期思想的主调,仍然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① 《辩证法课题》,转引自《马尔库塞与自由》,9页。

② 《具体的哲学》,转引自《马尔库塞与自由》,11页。

在实存的深处,总是存在着(无论多么模糊)对实存的独特性的理解。实存关注的仅仅是其本身的存在,而这种以实存方式领悟到的关注就是实存的真实存在。尽管存在着被抛入和沉沦的现象,但在这种关注中,确立了领悟真正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打破虚伪存在而进入实存的可能性。^①

在平淡、乏味、沉沦、虚假的“在世”活动的深处,个体自然在“操心”,在“领悟”,在“决断”。这就是政治激进行为——改造社会的潜能。

在马尔库塞思想由海德格尔向马克思转变时,黑格尔的影响起了过渡性的作用:通过在《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状况的基础》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的考察,马尔库塞认为,与海德格尔的被给予的、被动的实存状况所产生的生命潜能不同,黑格尔的革命潜能是“创造性的”,并且,理性一直生长于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因而,黑格尔的主体比海德格尔的主体更自由;黑格尔的历史性比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更具体。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使马尔库塞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深化,即转向马克思。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尤其是对劳动在哲学意义上的阐述,对异化和物化的分析、批判,都对马尔库塞后来的思想,特别是美学思想影响甚大。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中,马尔库塞已超越海德格尔,他认识到,海德格尔对人的实存状况的分析,并不能深入理解统治人的具体社会结构,具体说来,不能理解人的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劳动的意义。他认为,由于劳动是对象性活动,是实现人的潜能的奋争,是给世界注入人的形式的活动,因此,劳动就是人最本质的活动,而不是经济学范围的东西了。人的解放,

① 《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转引自《想像的见证人》,39页。

就是变革劳动本身及形式的解放。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后期思想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得到了发挥。

可以说,《历史唯物论的现象学导引》、《具体哲学》、《辩证法的课题》这几篇文章,带有很浓的海德格尔哲学的色彩,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的源始;《黑格尔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以及后来的《理性与革命》,则标志着他由抽象(哲学)向具体(社会实践)的过渡。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后来的思想,尤其是美学思想的基调。概括起来,它们表述了这样一些看法:第一,由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海德格尔的实存分析,马尔库塞确立了以新的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基本思路。一开始,这种思路就是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社会分析,转化为对生存一个体的分析。第二,由黑格尔对劳动过程辩证法的抽象思考和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实际异化状况的现实考察,马尔库塞由哲学分析过渡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批判。

(三)美学问题的提出

马尔库塞由海德格尔转向黑格尔、马克思,意味着其思想由理论向实践的靠近,即提出具有实践品格的政治—经济的批判理论。与黑格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比,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其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标志着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即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为新社会建立而进行的革命这些政治实践问题,与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起来。他的两部代表作,“最具创造性的著作”^①《爱欲与文明》与“最有影响的著述”^②《单

① 《马尔库塞与自由》,序言。

②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354页。

维人》，预示了他走上审美之路并非偶然。因此要理解马尔库塞何以在晚年提出其美学构想，就有必要先从这两部著作说起。

《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系统地考察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及其元心理学理论与社会及个体解放的关系。此时，他的注意力已由对黑格尔、马克思著作考察中的社会—经济革命的思路，转向情感革命以及人的感性解放上来。他批判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进步依赖于本能的压抑和性冲动的升华的观点，认为对现存的、阶级统治的文明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文明本身并不需要这样做。他在分析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期待着建立一个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理论。而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理论，实质上，就是找寻物质基础之下的那个基础——人的本能结构及其功能。

一般说来，马尔库塞思想有两个基础，一是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构成的哲学基础（已如上述）；一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元心理学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弗洛伊德思想在马尔库塞晚期批判资本主义和建构一个新社会的构想、尤其是审美构想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论解放》里，马尔库塞明确地把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讨，视为“社会主义的生物学基础”。

道德性，先于所有依照特定社会标准的伦理行为，先于所有意识形态的表达，它是有机生物体的一种“情愫”，它植根于抵制攻击性、创造和保存生命之“更大的统一”的爱欲冲动中。因此，我们在所有价值之外，还具有一种人类联合的本能基础。

马尔库塞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细致研讨弗洛伊德理论的结果。弗洛伊德对儿童性行为的分析对马尔库塞影响很大。这说明，对本能满足的需求，是植根于人之本性的第一价值，是人道德

情愫的第一规范。作为生命本能的爱欲,和作为死亡与攻击性本能的死欲,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最基本的两种本能冲动,也是马尔库塞人类学的基本范畴。就其本性来说,爱欲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本能,它使人的本性趋向于一种对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接受性。接受性在后来又表达为作为社会关系基础的爱欲的或非攻击性的感性。但是,接受性的或非攻击性的感性必须从屈从于生产性的文明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生产性是植根于攻击性的东西,它压抑着爱欲的、非攻击性的情愫。文明是建筑在满足本能的需求被压抑的基础上,因为爱欲之直接和完全的满足会摧毁文明。而人性本身却是爱欲的满足和自由。在个体的本能和文明之外部环境的冲突中,现实性的自我遂从中调解,以图找寻快乐最大、危险最小的满足方式。其结果并不完全是把寻找快乐的自我转化为适应社会秩序的自我,而是自我分裂成快乐的自我和现实的自我:自我在想像、记忆的王国中,仍然保存着对本能原初目标以及直接、整体、爱欲的满足的传统。它们作为下意识的一部分表达出来。在弗洛伊德看来,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对个体的压抑已超出必需。马尔库塞在研究了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和现实原则后认为,如果压抑是在社会历史、社会进程中展开的,那么,改变这些进程,就会导致压抑的历史内容的变化。马尔库塞引入了两个基本概念:一是过度压抑,即由社会控制必然造成的限制,它不同于文明发展必需的基本压抑;另一个是施行原则,即历史上现实原则实际表现的历史形式,即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式。从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就不仅具有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而且还具有政治性的因素。这一点,是马尔库塞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预示解放前景的根据。他认为,过度压抑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施行原则,而基本压抑则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施行原则。控制和自由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是破坏还是遵从人的本性的爱欲规范。

马尔库塞通过在《爱欲与文明》中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本能理论的考察,进而在压抑的升华和非压抑的升华之间作出了区分。取消各种压抑性束缚,就会为实存的非压抑的升华方式提供前提条件。而这,就表现在审美活动中的感性解放中,因为,人的本能的解放之路,实质上是一条通往审美的道路。美学或审美(Aesthetic)在西方哲学中兼有“感性学”之称,所以美学在根本上是一门感性的科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美学传统,似乎都是以与感性相关作为美的根本属性的。马尔库塞把人的解放归于审美的感性解放,是对康德、席勒强调美学中感性地位的传统之承继:

从“埃斯特惕克”(aesthetic)一词的哲学历史上看,该词反映了对感性(因而对待肉体)认知过程的压抑对待……审美的学科具有一种与理性秩序相对立的感性秩序。

席勒诊断出文明的病症就在于人类的两种基本冲动(感性的冲动与形式的冲动)之间的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的“残暴”解决:以理性压抑的专制既存体制去压倒感性。所以,对立着的冲突的和解,就涉及到取消这个专制——也就是说,恢复感性的权利。自由应当在感性的解放中而不是在理性中寻找……换言之,拯救文明,将包括废除文明强加于感性的那些压抑控制。^①

马尔库塞对美学的感性之维的重视,一方面渊源于西方美学传统,特别是德国浪漫派美学传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他在《单维人》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的必然结果:感性,是单维人的解放途径。

① 《爱欲与文明》,参见本书译文。

(四) 艺术即政治实践

马尔库塞强调感性的意旨,就在于恢复感性在哲学中的地位,严格地说,是恢复感性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他认为,对感性的强调,正是达到更高层次上感性与理性统一(合题)之必然阶段(反题)。

马尔库塞的哲学—美学思想,从根本上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他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一样,都在于提出一种能够适应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学说。由于西方社会在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意识形态及哲学形式方面的变化,这种革命学说已不可能局限在社会物质条件方面的暴力革命,而应注重社会主体及人的意识方面的观念变革。他们认为,就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前者已不可能,而后者迫在眉睫。

在人的观念变革中,哲学由于其实证的倾向(逻辑实证主义及科学哲学)占统治地位,已愈发落入变态的发展,因而不能够给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及各种控制(尤其是以技术力量为代表的“理性”控制)提供批判的否定力量。而艺术,作为充满了各种想像力、可能性的“幻象”的世界,则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的崭新的层面。艺术,蕴含着新的社会改造的生机。革命首先在于解放出人的美感、快感、被压抑的追求愉快的潜在本能——在这里,我们上面提到的马尔库塞的两个基础找到了结合点,构成了人们所说的由马克思→弗洛伊德这条马尔库塞的思想历程,也即由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变革转向心理观念方面的变革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这个转变的思想历程,实质上不过是对西方社会现实历程的反映。卢卡奇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鉴于欧洲社会、历史、

文化的客观条件,认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在于克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危机”,即克服第二国际简单强调客观条件,而不注重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动性、自觉性等方面的肤浅的革命策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在西欧一些国家不能发生或未获成功,其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出现经济危机、阶级分化等客观条件,而是作为革命主体的阶级在心理素质上——在阶级意识上并不成熟,革命缺乏一种持久和内在的阶级动能。

而马尔库塞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像他在《单维人》中指出的那样,则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即使在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危机并不能立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科技发展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生机,社会处在日益增长的丰裕之中。因此,在社会的物质条件方面发动革命,以及在此基础上去培养这种革命的意识,都是脱离现实的。不过,马尔库塞敏锐地发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物质发展而日益突出的人的精神危机与需求—感官功能异化,看到一个在物质—科技—机器—合理化—单调重复……等一系列单一层面上的“单维人”的命运。同时,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艺术、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这种异化的“单维人”命运的揭示和批判。他把希望寄托在以艺术、文学为中心的“审美之维”的革命上,认为只有通过这种作为“基础之基础”的人的内在审美—感觉—欲求—本能层面的改造,才能在根本上造就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前提——崭新的人及其心理—观念结构。以往的革命正是在这一点上着力不够,使得社会变革即使成功,人也不会有真正质的解放。

马尔库塞认为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对他的批判理论的这一人类学基础在实践上作出了证明。写于这一时期的《论解放》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爱欲与文明》,从而为他支持新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 60 年代马尔库塞对艺术的激进看法中,爱欲的所有性质,

都被《论解放》中的“新感性”所替代。新感性的基本特征即是一种广义的非暴虐。它反对现代文明的贫困、苦役、剥削、攻击性,为满足压抑的需求而改变自然以及令人难熬的枯燥等现象;它赞颂了人的游戏、安宁、美丽、接受性质,只有通过这些性质,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平静、和谐。在这些性质中,马尔库塞展望了非压抑的社会,即一个与现存社会具有质的差异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感性预示着一种在生物学上不能再容忍历史强加于人的本性的限制的个体的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就在于存在一些能在这个社会出现之前,对这个社会有“需求”的个体。只有这些个体的联合,并且组成具有新的主体性的历史主体,才能推动历史进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前提在于具有新感性的“新人”。假如在既存社会中没有这种新人,那么,社会变革将会是以另一种同样恶劣的技术控制的方式代替前一种控制。

新的社会,在于新人;而新人,在于新的感性。沿着这一思维轨迹,弗洛伊德晚期的本能理论,就成了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出发点。马尔库塞改造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只有在人性结构的深层——本能中,彻底改造人的攻击性—破坏性本能后,社会的变革才会有一个深厚的人性基础。而这一切,只有通过艺术—美学的方式才能达到。

弗洛伊德的晚期思想,强调在(艺术)想像中表现出的心理能量这个永恒的破坏和创造的源泉,是人的最根本和最本质的本性。有人认为,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人类普遍永恒的生物—心理本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特殊的人的社会—历史本性。前者的改造不可能通过具体的社会变革实现,但前者的改造憧憬的是整个人性的改造;后者的改造可能通过特定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但后者的改造,并不是人性的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已不在于它没有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在于它不能实现人的本能需求——即普遍的人性的实现,反而以各种物质—技术的方式,

压抑着人性的实现。人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摆脱这种压抑。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也曾认识到这个问题,看到人的需求—感官结构中蕴藏着美的追求。不过,马克思认为人与其环境的互相作用是其特定的历史本性构成的基础,而弗洛伊德—马尔库塞认为,除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外,还有心理功能这个永恒的和基本的源泉作为行动和思想的基础。这个心理功能所释放的创造性能量,是人性结构变革的动力;而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想像的力量,表现出这种动力,因此艺术—审美之维,对于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来说大有帮助(他用现代派艺术说明这一点)。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就是政治实践。

艺术是政治实践,道出了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其创造性的形式,表现出新鲜的、充满活力的生机:给人的需求—感官结构造就新的可能性,给人性的解放开启了新的光亮。这就从根本上改变着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下的那个物质基础(人的本能结构)”,即真正的社会基础。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乌托邦”,一种宏大的社会构想。这里所表现的马尔库塞的思想实质在于:不仅是从马克思进到弗洛伊德,而且还是从马克思退到傅立叶。于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公式就是:劳动=游戏=想像=幻象=艺术形式=表现=爱欲无需升华的直接表达=生命本能的要求的自由表现。从这个连续的等式中可以看出,艺术—审美的形式正是沟通这一切的中介、桥梁。

“新感性”是由《爱欲与文明》到《阻碍革命与反抗》的过渡。在《阻碍革命与反抗》(本书译介了两章:《自然与革命》,《艺术与革命》)中,马尔库塞的视野不仅仅放在学生运动上,还放入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中,甚至放入大众中。在一定意义上,一度在《单维人》中的一些悲观点,又让位于乐观的改造世界的艺术—政治实践。

(五)审美之维的构想

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实际通向的是人的本能解放这个“乌托邦”构想。在马尔库塞看来，乌托邦并非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人的解放、自由的全新构想，是人的观念变革的先导。它虽然在科学和技术的意义上不可接受，但作为人的意识的可能性却永远存在，成为人性解放的一种鼓舞。而艺术—审美之维上所展示的正是鼓励人们变革现实的乌托邦。这是在物质丰裕社会中，首先在精神上获得社会变革的自我意识的“阿基米德点”。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就是要批判它在经济、政治、科学、工艺、哲学、日常思维方面的“单维性”（或曰“单面性”），而恢复潜藏在艺术中的创造性、否定性、可能性、超越性，在人性中恢复理性、自由、美、生活的欢乐这些感受和感受方式。而艺术—审美的批判，则是达到这一变革的关键。

马尔库塞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正是忽视了艺术—审美这个重要的维度（层面）及其意义。概括起来，马尔库塞指出了这种美学理论的两个缺陷：一是忽视了人的作用，一是忽视了艺术的批判和否定作用。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时，忽视了人的自然本性；在强调艺术对现实的肯定的反映时，忽视了艺术是对现实的否定的表现。在马尔库塞看来，不解放人的自然（感官与原始冲动），就不可能解放外在的自然（社会）；反而会得出简单、机械的经济基础决定艺术（外在自然决定内在自然），阶级属性决定艺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等一系列美学结论。这样，就容易否定主体性、艺术自律，否定艺术的批判精神。实质上，这就丧失了心理—文化—意识形态革命的基础和出发点。

《审美之维》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这些观点。当激进的学生运动、艺术潮流衰落后，他冷静地回到艺术本身的领域，反思作为政